



库尔勒夜景。

张斌 摄

家乡啊！家乡……

□郑相宜

我是楼兰美女发髻上的
那朵梨花
千百年来暗香拂过唱着
与你相遇的歌
我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那
灼热的沙砾
宽广的胸膛难掩我内心
的狂热
家乡啊！家乡……
我曾是个贫瘠的土地
我曾是个悲凉的红柳
我是“飞天”的一舞
却未曾落地的花朵
家乡啊！家乡……
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从古楼兰的遗址中挣脱
捧起天山雪莲的胚芽放
飞希望……
我是罗布泊地表的盐壳
我是博斯腾湖的赤鲟
家乡啊！家乡……
我是你的几十万分之一
广袤的土地让我疯长
你用汨汨的孔雀河水滋养我
暗藏着梨乡之韵的荣光
赋予了生命无尽的自由
家乡啊！家乡……
我是湖水边的一株芦苇
将纤细的倒影深深地埋
进你的臂弯

老村·老屋

□蒲泽丽

那年那月那天，我独自徘徊在老村的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尽头的那口老井早已干枯，陪伴它的那只梅花鹿也已了无踪迹。

往左拐过十字路口直行，钟叔叔家那栋老屋还在，只是主人已过世多年，唯有墙上斑驳的阳光，仍记得他笑脸上的皱纹。

坐落在十字路口右面尽头的那个菜园，曾经是多么的生机盎然：绿意葱茏的蔬菜在阳光下舒展着叶片，瓜果的藤蔓肆意地延伸、攀爬，红彤彤的西红柿缀满枝头，与翠绿的黄瓜相映成趣……好一幅色彩斑斓的田园画卷。可画中那位长年在园子里劳作的妇人，因重病返乡后，再未归来。

最让人挂念的，莫过于十字路口处外婆家的老屋。老屋看上去似乎矮小了一些，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在时光的逆流中不断下沉，墙皮剥落如褪色的年画。胡杨枝围成的院墙踪影全无，风儿叹息着穿过木窗，比以前更清冷，也更苍凉。屋檐下没有了燕子筑的巢，屋里也只有灰尘在游荡。我的心，在一寸寸地丈量着那一去不复返的青春。

老屋里堆叠着儿时的记忆——外婆做的回锅肉，肉片儿总是被她切得厚实油亮，那香味能勾来几公里之外的馋虫；她包的饺子，皮薄馅多，出锅时连蒸汽里都带着香气；那头小毛驴最通人性，驮着饲草进院时，总是先蹭蹭外婆的衣角，仿佛在说：“今天的草料里，您可要多添几把玉米呀。”

老屋如同主人般深藏着岁月，历经风吹日晒仍屹立不倒，犹如老人脸上的皱纹，记录着流逝的时光，如今即便门窗腐朽、梁柱松动，依然守候着曾经的记忆与情感。

外婆离世已二十载，这座老屋最终也换了主人——一个矮小的男人在院子里砌着墙，砖块在他手中翻飞如蝶，敲击声短促而有规律。他或许想垒一栋与邻家屋檐齐平的新房，却不知那歪斜的墙角里，还嵌着我六岁那年刻下的身高线——那道铁钉划痕，如今正被新抹的水泥一点点吞噬。

与老屋相对的那座小院，在路边显得那么低沉与卑微。原来，在它旁边新建起了几间红砖房，正挺着鲜亮、高大的脊梁，把阳光全部挡在了身后。

老屋的土墙仍散发着熟悉的气息，厨房里还隐约飘来豆瓣酱的咸香，灶台边仿佛还站着系着蓝布围裙的那个人；院角那棵梧桐树枯死了一半，树皮上用刀刻的“小花”二字已漫漶不清，木槽里的道道裂痕，是曾经小毛驴留下的蹄印。

站在十字路口旁的老榆树下，多年前那个沉李浮瓜的夏天，梳着羊角辫的邻家小女孩突然定格在记忆的底片上——阳光洒在她那双紧闭的双眼和白皙的脸庞上，因身患疾病，她每日只能静静地躺在躺椅上等候家人农忙归来，像枝头将熟未熟的野沙枣。如今，老榆树的年轮又增添了许多圈，而那个安静的身影，却永远停驻在童年里。

站在老村的十字路口，内心平静如水，眼中却泛起层层波澜——或许是担忧，担忧这老屋的残垣能否经得起更多的风雨，那棵老榆树可否还撑得起沧桑岁月，拴着的那头小毛驴是否还记得那位牵驴的老人。而今，这空空荡荡的院落里，只有徘徊在门前的那个曾经数着年轮、盼着长大的小女孩。

凌晨六点的库尔勒

□管笛琴

自从退休后，我就跟着师父习练太极拳。师父经常说：“早睡早起身体好，日日锻炼百病消。”师父说到做到，对徒弟也是这样严格要求。

初秋的凌晨，6点，天空还浸在墨色里，只有东方的天际线在晨曦中渐渐清晰。我出了小区，走到马路上。盛夏的热浪已褪去，让人感到一阵轻松凉爽。石化大道两旁的路灯还亮着，广告牌的灯光依然在闪烁，住宅楼上零星星有窗户亮着灯。

偶尔有一辆出租车从身边经过时打响了喇叭，我挥挥手表示不坐车，司机师傅便踩一脚油门飞驰而去。垃圾清运车从这个小区出来又开进另一个小区，发出沉重有力的声响。配送货物的货车也是凌晨马路上的一道风景。

早餐店的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敞开了，为出门远行或着急上班的人准备早餐，门前锅灶上的蒸笼冒着热气；亿家汇好超市前的那家热氏牛肉面馆24小时营业，这个点儿就有人走进来享受清晨的第一碗牛肉面。

不知不觉，已走过亲水湾门口。这条街上有夜市，清洁工的工作量很大，因此起得更早。他们身上的反光条在来回闪烁，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是此刻城市里唯一的音调。他们顺着路沿石仔细清扫，一次性餐盒、蔬菜叶、瓜果皮、塑料袋、餐巾纸……都被拢进簸箕里，再倒进保洁车。我走过一名正在扫地的女清洁工身边，给她竖起了大拇指，说“辛苦啦”。她笑着说：“库尔勒是全国卫生城市，我们不能拖后腿。”这时，有出租车驶过，她的影子被车灯压成薄片，又随着车辆的远去，慢慢舒展开来。

路边公交车站的长椅上，躺着一个中年人，不知他是怕误了车早早来等车，还是嫌家里太热在这里贪凉，抑或是等着看第一缕阳光爬上龙山的轮廓。

孔雀河还没有醒来，在河畔晨练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喜欢它此时的清凉与安静。一群跑步搭子穿着运动衣，踏着一致的步伐，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从桥下穿过；还有一个小孩和母亲也在跑步，孩子时而跑在母亲前面，时而落在母亲后面，就连跑步时也不忘调皮地扮个鬼脸。

岸边几位老人锻炼的身影，如同晨曦中的一幅幅剪影。他们伸展双臂，仿佛要拥抱这崭新的一天，每一个动作，都在用坚持诉说着对生活的热爱。

我走进公园旁那片僻静的树林，蟋蟀的鸣叫如同琴弦被轻轻拨动。树林中间的那片空地上，有几个早到的拳友，正在甩胳膊压腿做着热身。我也加入其中，热身后开始随着师父的口令习拳。师父站在队伍前面，一招“云手”舒展如流云。我们紧随其后，招式起落间，晨光渐渐漫过树梢，给每个人的衣服镀上了一层薄金。等到我们收势时，天边的墨色已褪成淡青，第一缕阳光正越过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轻轻落在每个人的肩头——在这日复一日的晨光与拳影里，拳友们把日子过成了最踏实的模样。

结束了晨练，迈着轻盈的步伐往回走。远处的车鸣不再是零星的点缀，一辆接一辆车碾过路面的声音从模糊到清晰，像给城市拧开了音量旋钮；热氏牛肉面馆的香气追着晨风跑，混着包子铺笼屉里蹿出的葱姜味，在鼻尖萦绕，勾得人肚里咕咕作响。

阳光已经全面铺开了，照在石化大道的路牌上。库尔勒的清晨，就这样被我们的拳风、被每个早起者的脚步声，悄悄推醒了。

双面小城

□田华

新城与老城，一母所生，却性情各异。

新城的大马路宽得能并排跑4辆汽车，角角落落打扫得及时又彻底。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被擦得锃亮，阳光斜斜地切过来，像一块块发光的蓝水晶，晃得人睁不开眼睛。

各类基础设施也一应俱全，可总感觉新城缺点什么。马路上行人来去匆匆，从早到晚车辆始终排着长龙，整齐有序却冷冷清清——新城中的每个人都在赶时间。

偶尔，某个路口有一两个卖早点的，不放喇叭，也不吆喝。行人匆匆买上早点，又匆匆离去，没有交流，只有微信打款的提示音。

老城就不一样了。老城的街道窄小局促，房屋矮小破旧，可是，老城却有一种浓郁的烟火气，而最能够体现这种烟火气的就是早市——在某个生活区的街角或某条窄窄的巷子里，必有一个熙熙攘攘的早市。

天蒙蒙亮，各色摊子便从巷道里“长”出来，吆喝声、讨价还价声、品头论足声……混杂着各种早餐铺子发出的鲜香酸辣味，开始了喧闹的一天。

每个早餐摊前都会支起几个小方桌，摆一排塑料凳。来吃早餐的多是附近的街坊，熟门熟路地往凳子上一坐，就扯开嗓子喊“老板，一碗豆浆，两根油条”，或是“一笼小笼包，多放醋！”

油条摊的案板“砰砰”作响，摊主将两条白面片子一叠，用筷子在面片上压出印子，手腕一抖就甩进油锅。面片在滚油里翻着头，眨眼间就鼓胀成金黄的“胖娃娃”，油香味蹿得老远。隔壁摊的蒸笼摞得比人还高，掀开笼盖，一团白雾直往人脸上扑，十几个灌汤包齐刷刷露出油汪汪的褶子。最绝的还是它的收口，用筷子轻轻一挑，金黄的汤汁就顺着破口往外涌。

食客们低头呼噜噜地喝着豆浆，咬一口油条，酥脆香浓，趁热吃个痛快。

原来新城缺的就是这人间烟火气。新城和老城仿佛是两个平行世界：新城是一张描了金的请柬，它的指向是未来；老城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后花园，它在沉淀过去。